

# Notre amour

## ——我們的愛

Zoe 佐依子

法國小說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的最後一本小說《Notre coeur》，英譯為《相異的心》（alien hearts）。

這本小說寫完過兩年後，他就以四十三的壯齡去世了。

在台灣，我們在學校裡接觸到的法國文學最早應該是胡適翻譯都德在普法戰爭期間所寫的《最後的一課》，中間還有大仲馬的《基都山恩仇記》，這些富有極深教育意義的故事深藏在年輕的心裡。而年長之後，莫泊桑的作品則是很「社會性」的，從精簡迷人的小故事，像《耶誕節的故事》到這本小說《相異的心》。莫泊桑說故事的方式一定是要讓你從頭看到尾，最後讓你嘆一口大氣，以為自己就是書中的主角，歷經了內心的驚濤駭浪。

《相異的心》描述一位剛踏入社會的年輕男子安德列，因為富有文藝氣息，他跟當時的藝術家同伴很自然的走入了巴黎最時尚的沙龍裡。沙龍的文化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那位女主人，她不但必須是風情萬種、八面玲瓏，對事物的品味極高，還有知道人所有的「弱點」。

安德列無可救藥的馬上被這位風靡全巴黎男子的沙龍女主人迷得團團轉（雖然之前所有人都警告過他，他也有備而來），每星期固定的聚會之後，他回到住處心裡完全無法平息，突來的文采在每夜寫的情書中像泉源般豐沛而現。有時他寫到廢寢忘食，就為了讓這位女士能體會他愛戀

她的心聲，因為他肯定，他的愛跟其他愛慕她的人是絕對不同的，他的是更強烈、更有藝術性。沙龍女主人也回應了安德列的心情，她固定的與安德列在一個私密的地方舉行約會，但是她還是要照顧沙龍裡其他的人，於是原本熱情萬分的兩三小時相聚，有時一小時半，有時她寫短信來說突然有事無法來，最後安德列乾脆將這個約會地點退租，他傷心的逃到諾曼第區的聖米榭爾山去撫慰他這顆破碎的心。他心裡愛的只有她，但她愛的也只有他。

安德列每天都會到同一家餐廳吃飯，因為沒有人會去注意他失意的臉龐，但有一位像孩子般的女侍者伊麗莎白總是對他很友善讓他有點在意，有一天他看見有人對伊麗莎白沒禮貌，他極富同情心的問她：「妳在這上班一個月賺多少錢？我付妳雙倍，妳來我這做事，我絕對不會虧待妳。」這位孤苦零丁的女孩從此命運大不同，她不但成為安德列的管家，也是他的情人。她全心全意的愛這位天上掉下來的好心男士，安德列的心從此也不再屬於同一個人。

其實這部小說留下了一個問號，就像所有法國新浪潮的電影，結果到底是如何？

在法文的原版小說名稱是：Notre Coeur，我們的心。而這顆心，莫泊桑是以「單數」來表示，我以讀者的角度將它詮釋為我們分享的「心」，而在莫泊桑自由奔放的一生中，或許他扮演的也許一開始是安德列的角色，後來像沙龍

女主人的角色，或者是其他愛慕者的角色，但這些角色們的愛都太自私了，都是因為太愛自己而產生的愛。依麗莎白的愛是出自感激的愛，但誰知道最後依麗莎白也有可能成為像沙龍女主人那般的世故，而將愛當成一項「專業」？

在莫泊桑之前的巴黎有一位最有名的沙龍女主人，她叫做達賈伯爵夫人（Marie D'Agoult, 1805-1876）。她為音樂家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拋棄丈夫與兩個女兒，私奔到瑞士與義大利，前後生下三個小孩，為期六年的熱戀之後，兩人就分開，她再度回到巴黎，好好教養這些小孩，還有繼續她的藝文沙龍，自己也成為被尊敬的作家，蕭邦（Frédéric Chopin, 1810-1849）也曾獻給她十二首鋼琴曲。她後來的心全部都獻給藝術，而李斯特跟她在一起的那六年，完成了著名的《巡禮之年》（Années de Pèlerinage）鋼琴曲集，其中就是他與達賈夫人一起旅行過的景點：有大自然的風景，也有偉大的歷史建築與動人的畫作，他全將這些回憶寫在這些曲子中。最近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將「巡禮之年」的鋼琴曲寫

到小說中，不但這本小說成為2013年的暢銷書，連書中提到李斯特的《巡禮之年》鋼琴曲集也讓唱片公司「驚喜的」不斷再版，誰知道竟然會有這麼一天是文學拉拔了音樂呢！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一位沙龍女主人而引發起的藝術作品，也許真的像莫泊桑的原意「Notre Coeur」，法文中這顆心是「單數」的，而與莫泊桑同一時期的作曲家佛瑞（Gabriel Fauré, 1845-1924）寫了一首歌曲《我們的愛》（Notre Amour），這份愛也是「單數的」，這是多純潔唯美的思維啊！

因為「人心」跟「愛情」都像是一個萬花筒，只要轉一下，就變成了不同的五光十色花花世界！

莫泊桑留下來的應該不是問號，而是個指引標誌，他要提醒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別忘了要拿捏好分寸，才能找到心的方向，還有真正的幸福啊！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國際伊莉莎白聲樂大賽得獎者、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碩士、現任職於台北愛樂電台FM99.7晚間十點至十二點之帶狀節目。）

### 鄭治桂2014年水彩個展——「閑情偶記／台北時光」

本會董事鄭治桂先生今年2月12日至26日於台北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舉辦「閑情偶記——台北時光」。足跡曾踏遍世界各地的他提到：「異國的城市，令人驚艷，而台北的時光，總是那麼適然自得。我總愛閑逛，帶著畫筆，穿梭巷弄，偶而也有種陌生的錯覺。我喜歡舊建築的質感，尤其是城市裡僅存的日式木造屋那份悠閒氣味，那庭院裡總有那麼一棵老樹，俯視一群老屋，或是南國隨處可見垂鬚濃密的巨傘老榕，或是樟樹、茄冬，甚至是更高大的麵包樹！我為『台北文學景點與名人故居』（2012）繪製藏書票時，曾走訪紫藤廬、紀州庵、錢穆素書樓，和胡適、梁實秋、林語堂、殷海光的故居，那些書案的手蹟著作令我神往，喚起我青年時代的閱讀記憶，而那園中的花木和沉默老樹，更連結了斯人與此刻的時空。一座城市若沒有老樹，誰來刻畫時間？」

本次畫展畫作展現了台北的老房子與老樹散發出的時間感、清新的校園氣味、童年記憶，與台北特有的生活氣息，為作者心目中不可能重來的台北時光，留下美得如此不真實的繽紛。